

卡 尔 · 麦 世 界 探 险 丛 书

KARL MAY 老铁手

〔德〕卡尔·麦 著

- 冒险、悬念、风情文化
- 全球畅销一亿三千万册
- 已译成三十六种文字
- 中文版首次独家授权

中国妇女出版社

老铁手

[德] 卡尔·麦 著
周正安 王印宝 译
刘彪 陈登



I 516.45/1

□ 中国妇女出版社 □



0251827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铁手/(德)麦(May, K.)著;周正安等译. -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12

(世界探险故事丛书)

ISBN 7-80131-282-1

I.老… II.①麦… ②周… III.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 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356 号

老 铁 手

卡尔·麦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首都发行所总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92 毫米 1/32 13.125 印张 288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31-282-1/I·31

定价:19.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Old Surehand II

©1999 by Karl May Verlag, Bamberg, Germany

中译本前言

走进卡尔·麦的世界，你不仅会被主人公游历、冒险、行侠、与严酷的自然灾害搏斗的故事所吸引，还会为其中穿插的对非洲原始部落黑人狩猎河马的情景，北非原始部落人狂欢的壮观场面，中东恶徒偷盗走私木乃伊、穿越沙漠掠奴贩奴及被追捕的惊险镜头，充满地方色彩的宗教盛典，美洲印第安部落奇异的生活观念和习俗，美国西部拓荒淘金时代的移民经历等的生动描写所陶醉；他叙述的拿破仑时代盛事、西班牙将军佛朗哥与波斯人的战争等，会把你从大毁灭、大阴谋、大谋杀一直带向高贵心灵的胜利……这一切让你读而不忍释卷。

悬念、生动的情节、迷人的自然景观和风情文化、悠远的历史感，以及揉神话、探险、游记和哲理小说于一体的独特手法，这便是卡尔·麦小说的魅力所在。书中处处闪现的智慧、人道精神和正义感、对美好人生的坚定信念，使人在欣喜入迷之余，获得许多教益启迪；而其中勇与罪恶、灾难和自身弱点搏斗的主人公，会使你觉得这是最生动、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主人公了。

卡尔·麦 1842 年出生于德国萨克逊郡一个纺织工家庭。他的前半生充满不幸——头六年患弱视几成瞎子、大学时因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小学教员后又遭诬陷失去工作，以后又多次卷入法律纠纷，然生活的坎坷、心灵的痛苦使他发奋读书、立志成才。1875 年他成了当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已具备写作域外风情小说、登上成功小说家之路的扎实基础后，他于 1878 年毅然辞去编辑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几年中以其“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历回忆”和“温内图的故事”脱颖而出，成了德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

1900 年前后，他到东方作了一次实地游历，此时他已成为欧洲最畅销、获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因版税而成了大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里摆满了他收集的各类文物和纪念品，其中尤以印第安人文物为多，他的收藏品被人称为是其“伟大探险的纪念品”。

如今，卡尔·麦在德国萨克逊的故居已被改成一座纪念馆，卡尔·麦的半身铜像装点了那座城市的广场；他在德勒斯登附近的别墅——“老铁手别墅”也已成为一座博物馆，里头陈列了大量珍贵的美洲印第安文物，以及卡尔·麦的全部著作和他收集的大量纪念品；他的许多故事已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根据卡尔·麦的遗愿，那儿的雷迪伯尔大学已成为负责“卡尔·麦慈善基金”的专门机构。

卡尔·麦和他的著作受到了众多世界名人的赞誉——

德国著名诗人小说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曼恩·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说：“他书中鲜明的色彩和扣人心弦的悬念显示了虚构小说的一种不可或缺永恒魅力。……他是实现愿望类小说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作家。”

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评论他说：“我最喜欢他书中几乎通篇隐含的为争取和平和共同理解而显示的勇气。”

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说：“真的，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受他影响，即使在今天，每当我感到孤寂无望时，他仍是那么的亲近于我。”

美国西巴利（The Seabury Press）出版社评论说：“卡尔·麦书之畅销，证明他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虚构小说家。在他的时代充斥了大量畅销探险小说和人物，但卡尔·麦的小说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色，他关注的是人类的根本问题，以及现代人失去的灵魂。”

卡尔·麦丛书出版近一个世纪来畅销不衰，已被译成三十六种文字，在一百多个国家行销一亿三千万册，却一直没有中文版。现在我们能获独家授权、翻译出版这套脍炙人口

的小说，实感到有幸，相信我们一年多的努力不会徒劳，更愿意它会给中国读者带来难得的享受和收获！

在此套丛书的翻译编校过程中，我们曾得到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罗婉华女士、欧美同学会妇女分会副会长张蝶丽女士的大力支持，以及潘海峰、王泰智、李昌柯、杨鉴、李张林等先生在校译、资料收集等方面废寝忘食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不妨走进卡尔·麦的世界去瞧一瞧。

目 录

1. 辛克妈妈客店 (1)
2. 长矛树 (50)
3. 巧遇 (81)
4. 在哈伯农场 (110)
5. 神秘人物 (161)
6. 交换角色 (202)
7. 独眼巨人之战 (249)
8. 熊谷 (287)
9. 老华伯之死 (341)
10. 在“魔鬼头” (375)

1. 辛克妈妈客店

杰斐逊城是密苏里州的州府，同时也是柯洛县的县府，它位于密苏里河右岸一个风景优美的山丘地带，从这里可以俯视到下面奔腾不息的密苏里河和河上热闹繁忙的景象。杰斐逊城的居民那时候比现在少多了，尽管如此，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以及由于地区法院定期在这里举行会议，这赋予它一个重要的地位。这里有好几家大饭店，这些饭店价格昂贵，住宿条件还过得去，提供的膳食也还可口。但我放弃了这类下榻的地方，因为我更喜欢去能够结识朴实的普通人的地方，我还知道一个这样的地方，不但花的钱要少得多，而且住得舒适，饭菜的味道非常好。这就是费尔大街 15 号的辛克妈妈客店。这家客店远近闻名，从淡水湖畔到墨西哥海湾、从旧金山到波士顿都知道这家客店。凡是到杰斐逊城来的西部人，如果他路过辛克妈妈客店而不进去或长或短地歇歇脚，听听在场的猎人、捕兽者和非法棚户轮流讲故事，那么他就不算一个真正的西部人。人们通过这些讲述便可以认识美国的西部地区，而不必亲自去寻找这片黑暗和血腥的土地。辛克妈妈客店也由此出了名。

当我踏入这家从未来过的客店时，已经是晚上了。我把马和枪留在位于密苏里河上游的一个农场里，温内图在那儿等着我回去。他不喜欢城市，所以几天来一直呆在乡下。我打算在城里买

些东西，另外我的西服——我特意带来了——也需要修补一下，或者确切地说非得修补不可了。尤其是我的长靴，很多地方都已经开了口，而且不像以前那么服服帖帖的了，尽管我频频把靴筒拼命往上拉，几乎都拉到挨着躯干的地方了，可靴筒却总是往下滑，一直滑到脚面。

同时，我想在城里做短暂的逗留顺便打听一下老枪手的情况。我们分别时我曾经问过他，我是否有可能再见到他，以及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与他重逢。他当时没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过他告诉我说：

“如果您哪一次碰巧去密苏里、去杰斐逊城，那么您就去找华莱士银行，您在那里将可以打听到我那时候在哪里。”

到了这里，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得找找华莱士银行。现在言归正传，当我跨入辛克妈妈客店时已经是晚上了。我看到一间又长又宽的店堂，店堂被好几盏灯照得通亮。这里面大约有 20 张桌子，其中一半都被人占了，混混杂杂的什么人都有，他们被烟草的浓烟包围着。当中也有几位穿着讲究的绅士，这些人把纸袖口远远地拉到袖子外面，大礼帽戴得很低，压在后脖梗儿上，他们套着漆皮鞋的脚架在桌子上。长相不一、肤色各异的捕兽者和非法棚户穿着形形色色难以形容的衣裳。从漆黑到浅褐色的有色人种，他们的头发或者又浓又密像羊毛一样卷曲着，或者弯弯曲曲的，或者又光滑又平直；他们有的是厚嘴唇，有的是薄嘴唇；有的长着一副塌鼻子，有的鼻子的轮廓或多或少像高加索人。木材伐运工和船工的靴筒拉得高高的，腰带上别着危险的手枪，枪旁边插着的刀闪着寒光。这里还有混血印第安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混血儿，他们肤色的深浅也有着细微的差别。

这期间，身形富态、令人尊敬的辛克妈妈一边来回扫着地，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使他们没有一个感到缺少什么。她认识她所

有的客人，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她不时地用和善的目光瞥上某个人一眼，或者鼓起眼睛瞪眼看样子想挑起争吵的人，并伸出手指恐吓他，暗暗地警告他别胡来。当我落座之后，她走过来，问我要点什么。

“我可以要一杯啤酒吗，辛克妈妈？”我问道。

“可以，”她点点头说，“甚至是非常好的啤酒。我喜欢我的客人喝啤酒；啤酒比白兰地好，更有益于健康，更让人满意。白兰地常常让人头脑发狂。您大概是德国人吧，先生？”

“是的。”

“因为您要啤酒我才这样想。德国人素来爱喝啤酒，他们这样做很聪明。您以前还从来没有到过我这里吧？”

“没有，不过今天我想得到您的殷勤招待。您这儿有好一点的床位吗？”

“我的床都不错！”

她嘟哝着，同时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我的脸部似乎比其他部位更招她喜欢，因为她补充说：

“看样子您很久没有换内衣了，不过您的眼睛很好，您要便宜的通铺吗？”

便宜的通铺是指跟其他几个人合睡一张床。

“不，”我回答，“如果我不必睡在公共寝室里，而是能够单独得到一间屋子，那我就太高兴了。别看我的西服破破烂烂的，可我掏得起房钱。”

“这点我相信，先生。会让您有一间屋子。要是您饿了，这儿有菜单。”

她递给我菜单，然后走开去取啤酒。这个善良的女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就像一个善解人意，和蔼可亲，对人关怀备至的家庭主妇，她的幸福就是看到她周围的人满意。客房的设施

也使我感到亲切，在这里就好像是在家一样。我甚至觉得，与其说她像美国人，倒不如说她更像德国人。

我坐在一张空桌子旁，这张桌子附近有一张长桌子，周围坐满了客人，他们正聊得紧张起劲，他们在互相讲西部地区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道听途说来的，有的则是他们亲身的经历。有的人在外面度过了漫长而危险的几年之后，偶尔到辛克妈妈这里来一趟，然后又回去继续从事他那耗费精力、但却充满快乐的行当。不久，我便从长桌子周围客人的言谈话语中推测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一个捕兽者，一个印第安人的密探，一个小贩，一个以陷阱罗网诱感动物者，以及好几个非法棚户。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谈话，而且每人都善于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活跃谈话的气氛。有的人描述了与老费尔汉德、与老戴斯、与桑司——艾尔、以及与我那两个诙谐的老朋友迪克·哈默杜尔和皮特·霍尔贝斯相遇的经历；同时还谈到了老枪手，我的名字也被提到了。有一个人讲到了加拿大的比尔；另一个人则说起了凯曼船长，而讲述者居然是那个便衣警察特里斯柯夫，他把这个海盗船长抓住了，同时遇见了温内图；特里斯柯夫也住在这个客店里。

辛克妈妈给我斟了两回酒，同时偷偷地对我耳语道：“今天这里特别让人愉快，先生。我太愿意先生们讲这些动人的故事了，因为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故事去了，这里就变得又安静又太平。我认为，这总比他们在这儿互相吵架打闹、打烂我的桌椅和砸碎我的杯子好多了，这也显得有教养一些。”

几个钟头就这样在讲故事和听故事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这时，又到了几位新的客人。他们一行六人，吵吵嚷嚷地走了进来，看样子是烈性酒喝得太多，烧得他们有些受不了了。他们东张西望寻找着座位，尽管别的地方有很多空座位，足够他们几个人坐了，可他们还是坐到我的桌子旁。

我本来极想站起来走开，可他们肯定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我不想招来一场争吵，就坐着没动。他们要白兰地。辛克妈妈把酒端了上来，可她的招待方式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更愿意看到他们走，而不愿意看到他们来。

他们不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因为他们除了随身带着刀和左轮手枪外，还带着步枪。他们看起来像一伙真正好惹是生非的人，况且他们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酒气。我确实需要有很大的克制力才能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旁坐下去。他们旁若无人地夸着海口，肆无忌惮地大声说话，而且滔滔不绝、没完没了，致使其他人的谈话一句也听不到了。原先笼罩着这里的那种宁静温馨的气氛顿时消失了。

他们当中叫得最响的是一个粗壮笨拙的家伙，他长着一张獐犬脸，他的四肢和脸部的表情仿佛是木头粗糙地刻出来的。他装腔作势充当另外几个人的头头，不过也看得出来，他们对他毕恭毕敬的，只不过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表现罢了。

他们在谈论他们已经干过以及准备再去干的伟业，谈论他们曾经拥有和已经挥霍掉的一大笔财富，以及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开辟新的财路。他们把酒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辛克妈妈好心地提醒他们喝慢一点儿，可他们却撒起野来，粗暴地威胁说，他们要占据她的酒柜，然后他们自己招待自己，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勇敢的女店主回答说，“这儿有手枪，谁敢第一个出头强占我的财产，我就让他吃枪子儿！”

“吃你的枪子儿？”獐犬脸冷笑着说。

“对，我的！”

“别拿自己开玩笑啦！你这样一双手只配拿缝衣针，根本不配拿枪。你真相信你能吓住我们？”

“我相信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不怕你们。如

果我需要人帮忙的话，这里的先生们就足够啦，他们一定会照顾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寡妇！”

“这里的先生就足够啦？”他用嘲笑的口吻把她的话重复了一边，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挑战性地用目光向周围扫视了一遍，“让他们过来试试，看谁处于不利的地位，是他们还是我！”

没有人回答他，我当然也没有。他似乎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到我会反抗他，因为他说这番话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也许他觉得我的面孔看起来这么平静、这么温和，所以他认为不值得他劳神把我也算在“他们”之内。我属于那种心里爱琢磨事但脸上表情平淡的人。一个自诩是伟大的心理学家的人有一次用这样一句话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人的心思都用在肚子里了，那么脸上看起来必然是傻呆呆的。这一点自然无须证明。

那个龇犬脸看到没有人接受他的挑战，他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了。

“这我早就料到啦，没有人敢过来！”他骄横地笑着，“我倒想看看，谁有这个胆子，敢跟托比·斯宾塞较量！我一定把这个家伙的脸拧一个个儿！托比·斯宾塞是我的名字，谁想知道这个托比·斯宾塞是个什么样的家伙，那就来吧！”

他伸出攥得紧紧的拳头，再次用目光挑战性地向周围扫视了一圈。是真的被吓住了，还是对这号人感到厌恶？总之，现在依然没有人动一动。这时，他的笑声比刚才更大了，他一边恣意纵笑，一边得意地对他的那伙人叫道：

“你们瞧瞧，孩子们，斯宾塞只要开口说一句话，他们就吓得魂不附体啦！居然真的没有人站出来，而且他们中间也没有人敢吭一声。据称这些人都是绅士！”

然而，有一个非法棚户站了起来，从外表上看他似乎是一个农夫，而且是一个强壮的汉子，但不管怎么说，他不一定能够完

全敌得过那个流氓。他跨近了几步，说：

“托比·斯宾塞，如果你以为没有一个人敢走近你，那你可大错特错了。比如说，这儿就有一个敢为辛克妈妈打抱不平的人。”

“好啊，那就来吧！”那流氓用轻蔑的目光打量着他，“既然你有种，你干吗又站住不动啦？你怎么不再走近一点儿呀？”

“我这就过来，”对方说，他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再一次停了下来。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原来那样自信了。托比·斯宾塞也向前跨了一步，现在他们离得很近了。

“好！这就是说，你是一个不知道害怕的人？”那流氓问道，“这么一个小家伙，我只需要动用一个手指头就让你失去平衡！”

“要是你行，那就证实一下吧！”

“证实？马上就证实给你看！”斯宾塞这样恐吓着又朝他迈了两步。

“行，来呀！”对方喊道，然而一边说一边却向后退了两步。

“站住，你这个大英雄！站在那里不准动，否则我把你钉到墙上，叫你永远贴在那上面动弹不得！”

斯宾塞再次向前移动。非法棚户现在则继续后退，同时靠嘴巴进行自卫：

“你别以为我们被你给吓住了！”

“呸！我倒要看看，你是顶得住我还是顶不住！我要把你吊高一点儿，好让人们瞧瞧，辛克妈妈得到了一个多么英勇的保护人！”

他的话音未落，像闪电般一样迅速的重重的两拳已经落在了对方的肩上。然后他抓住非法棚户的两只胳膊，把它们紧紧地按在他身体的两侧，同时把他推向墙壁，接着，他把举起来，用他的衣领把他挂到墙上的一个衣钩上。这不是一般的惊人之技，人们注意到，他在干这件事时简直没有花费一点儿力气。非法棚户挂在墙上不停地乱动着，片刻之后他的牛皮衣的领子撕裂了，他

掉到了地上。斯宾塞放开喉咙哈哈大笑，他的那伙同伴也跟着笑；在场的其他人无法再继续保持一脸的严肃，尽管斯宾塞那个流氓压根儿都没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喝彩。就这样斯宾塞用他的笑声送垂头丧气的非法棚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现在大运该光顾我了，因为他终于认为我值得他注意了。他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向我发问道：

“您大概也跟对面那位一样，是一位勇敢的绅士吧？”

“我想不是，先生。”我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所有的桌子周围的人都敛声屏气注意地听着，看将有什么事发生，也许又会是什么可笑的事。

“不是吗？”他接着说，“我也觉得您不是英雄！这是您的运气，不然的话，我也会把您挂到钉子上！”

因为我沉默不语，他训斥我说：

“您也许不相信我会这样做吧？”

“我完全愿意相信这一点。”

“是真的吗？托比·斯宾塞可不是随便任人耍笑的人！”

很明显，他这是在找茬儿要跟我吵架。我看到辛克妈妈投向我忧虑的目光，为了让她安心，我客客气气地回答说：

“我相信，先生，谁拥有这么强的体力，能够一下子把一个男人挂到钉子上，那他就完全没有必要怕被其他人戏弄。”

他瞧着我的那种凶狠的目光变得温和一些了，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一副几乎是友好的表情，现在他用一种心满意足的语调说：

“说得对，先生。看来您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家伙。您愿意告诉我，您是干哪一行的吗？”

“实际上我没有职业，因为刚好是现在我任何事情都没做。”

“可您必须得当个什么，或者干些什么。难道不是吗？”

“您说得当然对。我已经在各种事情上都尝试过。”

“然而一事无成？”

“可惜是这样！”

“您最后干的是哪个行当？”

“我最后在大草原呆过。”

“在大草原？这么说是猎人喽？难道您会打枪吗？”

“还可以。”

“那么骑马呢？”

“也差不多。”

“可是我觉得您是那种胆小的人！”

“这要根据情况而定。人们只应该在必要的场合下显示自己的勇气，否则就是炫耀自己。”

“这么说是对的！您听着，我已经开始喜欢上您啦。您是一个谦虚的人，而且是一个用得着的人。要是我知道，您不是一个十足的生手，那么……”

“那么……”我问，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完全说完。

“那么我会问，您是否有兴趣跟我们走。”

“上哪儿？”

“去西部。您愿意一同去吗？”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得首先知道，你们去什么地方，你们想在那里干什么。”

“好吧，这么做也是对的，而且很理智。我们想前往科罗拉多，去圣路易斯公园那边，大致如此。也许，您已经到过一次那里吧？”

“是的。”

“怎么样？很远吗？这让我简直都无法相信！您熟悉佛穆——卡斯卡德地区吗？”

“不熟悉。”

“我们想去那里。那上面的公园里近来又发现了大量的金子，